# 大唐美女

.

大唐贞观元年，李世民在寇仲、徐子陵、拓锋寒、侯希白等人的帮助下，于玄武门发动突袭，消灭了阴谋反叛

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同时也将江湖上最大的威胁——阴葵派瓦解。起义成功后徐子陵等人功成身退，带着自己心爱

的伴侣过起了悠哉的隐居生活。李世民也登基作了皇帝，天下似乎平定了。然而……

深夜，在长安城外一处僻静的树林中，两个女子正在激烈的交战着。二女都是身穿一套白衣，其中看上去大约

２０岁左右的女子赤着双足并没有穿鞋，手中一对短剑上下翻飞，以自身为轴旋转，发出汪汪蓝芒，带着「兹兹」

声化破虚空，挑向对面看上去只有十一、二岁大的女孩，同时说道：「太师伯，你还是放弃吧。

我们已经不可能在胜过慈航静斋了，您还是放弃吧。婠儿也发了毒誓，退隐山林，不可能帮您了。」

女孩笑道：「那是你和你师傅无能。只要我赤月出手，决不可能失败。」

只听「秫」地一声响，赤月手中的长剑荡漾着激扬的剑气似缓似快地向婠婠刺去。

这一剑剑式平凡。身在局中的婠婠却是另一种感受。长剑一寸寸地接近，气势越来越强。婠婠感觉到只要自己

一退让，后面需要迎接的必然是排山倒海的攻势，于是欺身向前，两条天魔飘带突然射出，拂向剑尖。接着借一拂

之力向后飘退，避过了强劲的剑势。赤月的剑被若有若无的天魔劲荡了开去。

不等婠婠定住，携着一剑之威的赤月又剑前人后地向这阴癸派最超卓的当代传人攻去。

这一剑尤胜第一剑，剑未至，剑气已将婠婠笼罩其中。仅就劲力而言，这一剑已经超越了宋缺或宁道奇，而婠

婠也展现了她超凡的实力。只见她玉足轻点，整个人飘然退后，然后借着与树木相撞的反弹之力，箭矢般地迎向婠

婠。

乌黑的头发有如毒蛇般，四向飘扬，犹如魔女下凡，无比诡异。四周一点风也没有，令人窒息。天魔飘带射出，

点中长剑。两种劲气想撞，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赤月俏脸微红，长剑疾挥，发出道道剑气，乘着婠婠劲力被阻的

当儿，罗袖挥出，一道黑影向着婠婠急速射去。

婠婠以为赤月扔出的只是一件暗器，不以为意，腾身而起，半空之中，手腕微抖，天魔双刃幻化出千百道幻光，

刺向赤月。不料那黑影似有灵性一般，空中变幻，急转掉头，仍闪电般向婠婠扑去。婠婠促不及防，被黑影钻入裙

下。

只听「滋」的一声，婠婠感到一根棒状物穿破自己的裘裤，深深的插入自己的蜜穴当中，更夺走了自己的处女

之身，「啊！……痛啊……不要……」破身的疼痛让婠婠尖叫了一声，顿时气力全消，从空中跌落下来。

就只这一眨眼的工夫婠婠就疼得全身脱力，些许的动作都使得她浑身轻颤，整个人松软无力的趴在地上，此刻

她只是希望这是一场噩梦，期望这梦能早点结束，这时赤月走到她的身边，先制住她全身的功力，然后撩起她的裙

子，脱掉她的裘裤，紧紧盯着婠婠的蜜穴说道：「哇！你的浪穴真是紧的很，把我的宝贝好紧啊！」

婠婠又羞又愧又气又恼，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下去，想开口又疼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也就在此时，那根留在婠婠

体内神奇的棒状物发作了！它开始运动，似乎它也知道婠婠是绝代美女，它干得非常出色。伸缩探底，左右摆动，

甚至带起了振动。

这样的刺激，是女人又怎么忍得住？随着一阵令全身酥软的快感从阴道渗透至全身，婠婠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恐

惧。这是怎么了，我，我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该死！

赤月这时说道：「原来传说中的『御女神具‘如意探穴棒这么厉害的！呵呵，婠婠，你好好享受吧，这东西是

我们圣门的宝物！叫做如意探穴棒，被它盯上的女子是无论如何躲不过它的追插。一定会被它插到你的阴道，一旦

插进你的阴道里，它就可以判断你那里面的深浅，而自动伸缩将阴道填充满满，而且在你挣扎的时候，会上下左右

的摆动刺激你，非常神奇。这可是我是花了极大的代价找回来，专门对付你和慈航静斋那些贱人的宝贝！你身体条

件那么好，应该可以对付的。呵呵……」

听到这些话，婠婠感到一股失望油然而生，加上阴道那强烈振动的探穴棒刺激她生出的兴奋也令她丧失了斗志，

她眼睁睁地看着赤月聊起自己的裙子，一动也不敢动！她知道双腿不夹住的话，蜜壶就会倾出蜜液来了。

这会令她更窘迫更无地自容。这种念头令她忘记反抗，紧紧地夹着双腿。

赤月伸出手轻佻地在婠婠嫩薄的脸上抚摸，婠婠又羞又怒道：「拿开你的脏手。」

赤月笑道：「婠婠的粉嫩脸蛋真是吹弹得破，难得一摸啊。」

玉手顺着脸庞滑到颈部，又按到挺耸的胸脯上，婠婠羞怒交加，一双脏手在自己从未被人碰过的乳峰上肆虐，

想要反抗，却连一根手指都无法移动，赤月的手在婠婠柔软的双乳上揉捏一阵，从衣襟中探入，触手摸到温暖滑润

的玉乳，紧紧握住，婠婠羞愤欲绝，痛苦地闭上双眼。

赤月双手一分，「咝」一声将婠婠衣襟撕开，露出雪白的胸乳，说道：「婠婠美艳绝伦，让太师伯把你脱的光

熘熘好好欣赏一下。」说完，将婠婠胸前衣襟彻底分开，露出坚挺的乳峰。

随着赤月的动作，婠婠的衣衫被一点点脱下，呈现出无可挑剔的动人胴体。

脱掉婠婠的衣服后，赤月又从身后拿出一个包裹，先从里面取出一卷漆黑的绳子，轻笑道：「看到了吗？这可

不是普通的绳子，这是圣门至宝之一的缚凤索，世上没有人能凭自身的力量挣开。」

赤月将婠婠的双臂背到身后，让她挺起酥胸，眉目含笑道：「人家现在要把婠儿捆起来啦。」

婠婠奋力挣扎，怎奈被探穴棒插的全身无力，无法相抗，两条匀称如玉般的手臂被拧到背后，手背相叠，牢牢

捆在一起，缚凤索沿着两条手臂外围一道道密密缠绕，直到将婠婠两只手肘绑到到一起，缚凤索在赤月的挥动下继

续前行，伸到婠婠胸前，紧贴着高耸的胸脯绕了三圈，在背后将手臂与身体紧紧地固定住，再次转到胸前，在乳房

上方并排绑了三道，由于婠婠的胸是属于那种饱满而浑圆的成熟型，赤月用缚凤索在她双乳根部各绑成一个圆圈状，

只是稍微有些紧便已令美丽的胸尽现风采。

那本来就粉嫩得好像水蜜桃的美乳，在细绳的捆缚下显得分外妖娆淫糜。玉山上的两颗熟透的葡萄，尖耸屹立，

点缀在两驮棉花肉一般的乳峰之上，更令人喉咙干涸。赤月接着取过一根缚凤索在婠婠胸部上面横过，拉到身后缠

到捆绑手肘的绳索上。这样婠婠的上臂将无法移动。然后她又拿出一卷银灰绳索，在婠婠胸部之下横过，绳子两端

牢固的缠绕胸部几圈后，在身后也打个死结。

这个步骤是制止婠婠小臂的移动。银灰色绳索的收缩性很强，赤月用力又大，绳索捆在婠婠身上，已经深陷入

肉！可是赤月是不会可怜她的，她用另一段绳子绑在婠婠手腕上，然后向左右围着腰部捆绑，把手腕也固定在臀部

这个位置上，然后将绳子两头在肚脐处打个死结。

赤月又那出一段细绳在婠婠乳房上横着压过，使得那种刺激更甚。细绳横着压在乳头上，敏感的婠婠不由得抽

动起来，嘴里也发出哦呀的叫声。赤月不理会，把横着的细绳小心打结后，又拿起另一根，这回是竖着从乳头上压

过，绳子两端绑在捆绑胸部上下的绳索上。

这样，婠婠的上半身就捆好了，仔细看，还真是美！瞧，两肩到腋下的绳子是白色的，配合婠婠下身透明略呈

白色的长裙，马上让人联想到，美女的双手如何屈辱的缚在身后；捆绑胸部上边的绳子是黑色，成十字将双乳分割

的细绳是白色，八团白嘟嘟的粉蒸肉在月下愈发凸显美乳的魅力；而捆缚胸部下边的绳索曾银灰色，让过度的淫秽

增添了一点神秘；紧缚手腕于腰臀之上的白绳，则恩赐给赤月最强的信心──这美女逃不掉了，再也不会防碍我统

一圣门，只能任我随意蹂躏！

捆绑完成后。赤月分开婠婠粉嫩的大腿，伸手抓住」如意探穴棒「，往外一拉。赤月感到探穴棒似乎极不情愿

离开婠婠的身体，生出一股紧紧缠绕的力量牢牢地吸住婠婠的蜜穴。

赤月轻笑，抓住探穴棒边转边抽。这下婠婠更让难过，一双玉腿夹也不是，不夹也不是，纤细的小腰肢一阵轻

扭，浑身难过地轻颤。在婠婠颤悠的娇吟声中，赤月终于将变得湿润的探穴棒抽了出来，棒上沾满婠婠的落红和淫

水，形成十分怪异的图案。

随着探穴棒的抽出，一股潮热的湿气升起向上漫出来，像是刚打开的蒸笼，十分的奇特。接着，婠婠的阴道流

出大量的淫液，顺着白晰嫩滑的大腿往下流。

「你的水好多啊！」赤月调笑道。

婠婠无力反驳，只是羞得玉脸通红。

赤月拿起剩余的绳子在婠婠的细腰上缠绕两圈。然后汇成一股向下压过丛黑色的阴毛。紧紧的勒进婠婠的肉逢

里，几乎看不见了。绳索从后股沟里出来，在后腰处打了个结，然后分到身前把身前的绳子拉成菱形后，又回到身

后交缠，再到身前，如此反复，然后拉到了颈后穿过套在颈上的绳圈拉下把双手捆紧，打结。

这样双手就被高高地吊绑在身后。

赤月又从包裹里拿出了一个项圈，这项圈做得很精致，，就像是一件饰品，唯一能区别的是，它有着一个用作

系链子的铁环。婠婠将它戴在婠婠的颈上，然后又拿出一对乳夹，环状的，上面还挂个小铃铛，赤月把铃铛夹在妃

暄的乳头上，将环套在乳头上然后栓紧，它就会紧密地箍住乳头，使乳头像是要暴出的样子，此时无论怎么拉扯，

除非将乳头拉下，否则几乎不可能将它从乳头上分开。

两个乳夹中间有一根细链子连着，细链子正中是一个稍大的园环，好像也是用来系链子的。接下来赤月为婠婠

戴上柱形的塞口物。塞入口里的部分像是男性的阳具，并不长，但足可塞满婠婠的口腔，被剥夺她说话的权力。

赤月又拿出一副脚镣，脚镣是皮革的，用它系住脚腕，不会对脚腕造成伤害，但它也是用锁来锁住皮扣的，一

旦锁上，除了用钥匙外，就只能用毁坏性的工具使它从腿上分离下来，比如锯子，刀具等等，只要是能割开皮革的

都行。两腿之间被一根三十公分长的链子连着，也就是说只能用这三十公分的距离来行走，接着赤月抽出一根三尺

来长的细链子，在婠婠眼前晃了晃，然后将它扣到乳夹链中间的那个圆环上。

看着婠婠眼神透出的一丝丝疲惫，最后，她又像变戏法一样，从身后掏出件又长又宽的白袍，和一幅雪白面纱。

将白袍披在婠婠身上，再将白袍在胸前扣上，戴上面纱，就好像和普通女子没两样。又有谁知道在白袍之下，纵横

交错的像毒蛇般的绳索是那样可怕，那样紧密地束缚住婠婠的身体？在白纱之下，是被口塞塞住的小嘴，想说说不

出，想吐吐不出，那么残忍那么变态！

赤月看着捆成一团的婠婠，微笑着说道：「婠婠，你走前面去。不要乱动啊，不然出了意外，后果可是自负。」

婠婠受制于人，无可奈何只好颤抖着双腿想站起来，她用膝盖直起了身子，正想用力站起来，下面突然一阵剧

痛，啊，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婠婠骇然了：「原来这样子会那么痛啊，真该死。」

原来婠婠每走一步，那深陷在阴部的绳索就会刺激她的阴部，婠婠已经有反应了，穿过她下体的绳子已经湿了。

赤月嘻嘻一笑，「原来你不想走路呀，好吧，我就勉为其难抱你一段好了。」

赤月把婠婠抱在怀中，「婠婠，我会好好陪你玩的，我们走！」走字一出口，人也立即消失不见，空荡荡的空

间中只留下风吹树梢的「沙沙」声和婠婠的乳铃发出的「叮当」声。好快的身法，好厉害的轻功！

树林又恢复了冷寂，只余唿唿的北风。吹着一片片碎衣服，唿啸而去。一盏茶的时间过去了，一个时辰过去了。

仍然那么安静。

文字天明时分，荒野外的一条不惟人知道的小路，一前一后两个女子正在缓慢的前行。其中一个是有着孩童般

的脸孔，恶魔心思的赤月。另一个当然就是被赤月擒获的婠婠。系在婠婠乳夹链上的细链子从白袍里伸了出来，被

婠婠捏在手中。「快点走啊，婠婠……」

婠婠急忙摇头：「我已经已经走不动了。」可赤月没有理会地拉了拉链子，虽然用多大劲，即便是这样，婠婠

的乳头也痛得让她难以忍受，不由自主地向前快走了几步。

「别闹了，婠婠，一会儿到我家就让你好好休息一下。好吗？」然后又拉一下手里的链子。不得以，婠婠只得

又向前快走几步。

赤月一笑，说道：「看来得给你点好处，你才会跟我走啊」。

赤月把细链子收在婠婠穿着的白袍的口袋里。从包裹找出一件东西在婠婠眼前晃了晃，是一条奇特的丁字形皮

革内裤，细细的皮带上连着２条粗细不同的佈满突起的探穴棒。

「啊……真是变态呢，居然要我穿这个……啊！……好挤……」赤月不由分说就替婠婠把贞操裤穿上了，２根

棒子直抵她的２个洞洞的最深处。

「啊……嗯……」赤月念动咒语，２根棒子开始疯狂地震动起来，然后锁上，将钥匙取了出来。

「没有这个钥匙，就别想摸到开关，也别想能脱下这条特制的内裤。」赤月捏着钥匙在婠婠面前笑着说。

「好了婠婠，我们也该走了啊。」说完拿出了一个拿了一个末端是一条粗大假阳具的塞口，撬开了婠婠的小嘴，

将那条粗大的假阳具部分塞了进去，直抵婠婠的喉咙眼，然后球的部分正好把她的嘴给堵上，两条皮带在脑后一扣，

婠婠现在就和帮人口交没什么分别了。

「呜！！……」婠婠显然对口腔里的异物极度的排斥，脸上的表情极为难看，但是又吐不出来。

「哼，我就喜欢你的这种表情。好了，我们出去散步吧！」

「不……别这样……啊……我这样不能出……出门儿的…」婠婠被赤月半推半拽的拉了起来，像是生病了一般，

每走动一步，一迈腿，下阴就是一酥、一麻、一哆嗦。２根探穴棒正无情地磨擦婠婠阴道里的腔肉，每时每刻都在

给予婠婠强烈的刺激。强迫她以十二分的努力对抗下体带来的快感。

走了一段路。行人慢慢的多了起来，婠婠似乎已经习惯了里面的刺激，神色自然了许多。在路上，婠婠挺着那

对货真价实的豪乳，颤动着走在路上，引得周围一些男人流连的目光。要在平时，她早就把这些人杀的一个不剩。

可是今天，婠婠无暇顾及，探穴棒的颗粒正拨弄她的肉穴的腔肉，淫水已经一滴一滴的渗漏出来。当然，除了

赤月任何人都想不到婠婠下体的秘密。几乎每隔一段时间，赤月都加大了探穴棒的震动，婠婠竭力地克制着，有时

候甚至要停下来以便适应更加巨大的刺激。

到了将近中午的时候赤月和婠婠来到了赤月居住的小镇，婠婠已经再也无法忍受探穴棒的折磨，她几乎是踮起

脚尖走路，汗水把两腮的发梢粘湿，贴在脸颊上。

「感觉还不错吧？」赤月像戏弄小孩般戏耍着婠婠，尽管探穴棒震得婠婠全身发麻，淫水有如失禁般狂泄而出

但偏偏又无法将它取出，婠婠又气又恼，但也只能任由赤月摆布，强忍着！

「自然点，你看，旁边的人都觉得你有些不对劲，可别被外人发现才好。」

探穴棒已经在婠婠阴道里发出「吱吱」的声音，因为街里人声鼎沸，此时的婠婠努力地夹紧双腿，脸色慢慢泛

红，胸部起伏越来越大。稍微注意下就会看到，从婠婠阴道里流出的淫水点点滴滴的滴在地上！

「婠婠，我们到家了。」赤月终于说道。

婠婠紧闭双眼，缓慢地点了下头。到了赤月家的门口，赤月将探穴棒的震动用咒语提升到最强。「啊……」婠

婠脚下一个趔趄，「呜……恩……」婠婠的呻吟在走廊里回荡，淫水已经顺着婠婠大腿，把地面都浸湿。婠婠用尽

力气走进门口，几乎是全身扑到门上。

赤月看了看滴到地上的水迹。打开门，一把扶住婠婠∶「好了，到家了。」

赤月把婠婠扶进了卧室，关上了所有门。婠婠整个人倒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

赤月抱起婠婠，转过她的身体，让她趴在地上，翘起丰满的臀部。赤月走上前脱下婠婠穿着的白袍，只见婠婠

赤裸的肉体上除了紧缚的绳索外，还有一条像黑色细皮带的东西，狠狠地勒紧了婠婠的下腹部。「来吧！张开大腿，

让我看个清楚。」

「唔……」婠婠抓住婠婠的大腿向外拉开，婠婠的私处立即暴露在婠婠眼前。

黑色的皮革，有如丁字裤般地嵌进婠婠私处的中心。阴毛左右分开紧紧贴住，肉缝部份赤红肿胀，看来皮革陷

进得非常深。虽然这样一定相当痛苦，但婠婠的下体却湿成一片，整个皮带的里侧已经完全被淫水浸透。使皮革反

映着水光。

只见婠婠的大腿两侧发光，那是因为肉穴中渗出的蜜液流至大腿的缘故。婠婠的乳头已经硬起，坚挺得非常诱

人。使人好想吸吮。不论是那湿濡的下体或是高耸的乳头，都在在显示婠婠确实已有快感。

「真龌龊，竟然要用这些淫具才会舒服。这种女人非得好好教训一下不可。」

赤月说着，把婠婠抱到椅子上，把婠婠的双手紧紧反捆在椅背上，用绳子绕过婠婠的胸部上下捆几道，接着把

婠婠的美腿折叠的捆在一起，捆成ｍ型，再把腿捆在椅子的两个扶手上，捆好后。赤月看着婠婠被捆成的淫荡样子，

眼中闪着奇特的光芒，手也开始不规矩起来。

一只手揉搓婠婠丰满的胸部，另一只手伸向了婠婠的蜜穴……「婠儿，想要我帮你拿出这两根探穴棒了吧？」

赤月在婠婠耳边轻声说道，见婠婠难为情地点点头，又接着道∶「那么，要拔来罗？」婠婠又轻点了一次头。

赤月见状，便解开她腰骨旁的环扣，股间的黑色皮革立刻落了下来。「呜！」

婠婠不自觉地哼出声音。黑色的皮革内侧，婠婠的私处露出两根肉棒形状的凸起物。两根探穴棒，从一开始，

婠婠前后的穴口就都被这两根探穴棒堵塞住。

而且，由于受到长时间的刺激而兴奋，她柔软的肉壁正一阵一阵地抽搐着，彷佛在说「再来、再用力一点」一

样。「怎样？你现在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什么魔女，而像个求人凌辱的被虐奴隶吧！」赤月握住两根探穴棒，一

边慢慢的旋转一边向外拔出。

「呃……啊，啊……」「住手！」婠婠的心里虽然不断地呐喊，她的身体却彷佛被冻结住一般，完全无法动弹。

背部中央到下半身都像被麻醉般地刺痛着，只能眼睁睁看着赤月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凌辱。「果然没错。婠婠真

是个肮脏的变态女人呢。」赤月说着，伸手到婠婠的下体，将手指戳入。

「唔……唔、唔……」随着指头进出，咕啾咕啾的声音不断传出，使婠婠更加激烈得摇晃身体、大声喘息。她

的乳房不断的晃动，被口塞封住的嘴巴，则自未被封紧的嘴唇边缘，倘流出大量的唾液。

赤月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在婠婠的眼前一晃说道，「这是一个印度僧人送给我的欢喜神油，用在女子身上，

不管她是三贞九烈，也会变成荡妇一般。定能叫美丽的婠婠尝到做女人的真正滋味。」小心倒出一些，涂抹在婠婠

的两只乳峰上，又倒一些，抹在两腿之间的阴部。

婠婠身上敏感部位被手一碰，如触电般一颤，先是一凉，随即麻麻的有些发痒，同时感到药力迅速渗透，不一

会儿，乳峰之上，会阴中间传来怪怪的感觉，不由大吃一惊，这药力如此霸道，真能使自己变的淫荡不成？

赤月又拿过一个木架垫在婠婠腰下，使她的晶莹玉体保持水平，将两只形状完美的乳峰握在手中把玩，道：「

又软又弹，人间极品，婠婠，看你能坚持多久，只怕不消一天，你就会哀求太师伯帮你了，哈哈。」

「婠婠，现在我要用这个棒棒插你的菊穴啦。」

「怎么可以！」婠婠反射性地摇摇头。

「哦，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可就要把你推到门外去了啦，难道你觉得这样出去见人也无所谓吗？」赤月以轻

松语气问道。同时取出婠婠嘴里的口塞。

「啊啊……啊啊啊……不要……」

婠婠眼底涌出大颗的泪珠，望着赤月，充满委屈地说道∶「来吧……」

「要说请插进来！请太师伯用这根粗大的探穴棒棒插进婠婠的屁眼里来！」



「唔……婠婠……请太师伯把粗大的棒，插进来……啊……」婠婠说着，感到无比羞耻地背过脸。可是赤月的

眼睛却在一瞬间瞥到，婠婠在说出猥亵言语的同时，肉穴内又噗哧不断地涌出蜜汁。

赤月拿出一根粗大的探穴棒对着婠婠的菊穴插入。暖和而柔嫩的肉壁，慢慢地迎入木棒的前端。

「呜……」弹力绵密的肉壁，包起探穴棒向内挤送，湿润蜿咽的肉径往棒头上缠绕。

「哎呀，真棒，婠婠的屁屁慢慢把玩具吞进去了呢！好像很舒服的样子呐！」

婠婠的双手被反绑于后，捆缚在椅子上。双脚却张得大开被固定在两旁。

「哎呀，怎么办呢？差不多该是店家送饭的时间了。要不要让婠婠泄了的场面给店家参观呢？」

「不要……啊……啊啊！」赤月手上拿着那插入婠婠屁眼中的假阳具。婠婠流着泪用力摇头，刺激似乎反而变

得更强烈。

「啊……啊啊……」被捆住的婠婠弓起身体，全身摇晃颤抖着，她的乳头坚硬地向上胀挺，赤月晓得婠婠达到

了高潮。太厉害了。

「太下流了。插屁眼还高潮，不觉得可耻吗？」

「呜……」

「算了，看来你也渐渐被我调教成被虐狂奴隶了呐！下次会让你在大街上表演。想一想，自己可以在很多人面

前，像刚才一样升天喔！怎么样？高兴地发抖了吧？我也是喔！看到你慢慢有被虐待的自觉，我也好激动……」赤

月在婠婠流着泪水的脸庞上轻轻一吻，然后转动椅子。赤月的眼中，映入了婠婠左右大开的白皙大腿及湿透的私处。

上面的阴毛朝两旁分开贴住，粉红色的肉壁因充血显得十分丰厚。仍然湿漉漉地充满透明蜜汁的部位，还在一

抽一抽地大开着口。

在下方，会让人直唿「好粗呀」的巨大阳具还扭转着挖掘扩张婠婠的屁眼。

「啊哈……」婠婠晓得自己淫乱的姿态被赤月尽收眼底，，婠婠在那天比武之前，都还是童贞之身。她自己也

从来没想过，居然会是以这种方式丧失童贞。

婠婠忍受不住探穴棒的刺激，不禁轻轻扭动腰部。

随即肉壁传来一阵层叠叠的微妙感觉，刺激着自己敏感的部位。「啊……啊啊……啊啊……」渐渐狂乱的婠婠

不由自主地配合着探穴棒的抽插，发出阵阵娇喘。

赤月握住婠婠那摇晃不已的乳房，用力揉捏，婠婠的喘叫声便愈加娇甜∶「唔……嗯嗯……啊……啊、啊……」

接下来，赤月已完全地将自己当成男性。

发狂似地，不停用力地抽插入婠婠的体内探穴棒。

「啊啊啊……啊……啊啊啊……」婠婠的背部一下子弓起，包裹着探穴棒的膛内紧紧收缩，彷佛是个暗示一般，

婠婠也在瞬间抽出探穴棒，婠婠的体内的淫液一口气从她的蜜穴里狂喷而出。婠婠在高潮之后余韵中，晕了过去。

赤月用邪邪的眼神看着昏过去的婠婠低声说道：「我还有几件淫具，可以令你一试难忘的，你就准备慢慢享受

吧……哼……」说完赤月随后走进了婠婠跑进的房间。

文字寇仲和徐子陵从大唐皇宫拜会完李世民出来，回到住所。寇仲鞋也不脱，往床上一躺，大唿道：「终于完

成使命，帮李小子登上了皇位，又打退了突厥大军，一定要和陵少好好轻松一阵。」

徐子陵也心情颇佳，颔首道：「是啊，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享受过完全放松的感觉。」

寇仲从床上坐起，皱眉道：「所有的大事都做完了，我突然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好像对将来的生活有些不知

所措。唉，都是我们在压力下习惯了，一旦没有了紧迫的压力，好像生活的动力也失去了。」

徐子陵没好气道：「你真是受苦的命，我可要从此把握美好的生命，不让每一分钟白白熘掉。」

寇仲一把抓住徐子陵的肩膀道：「陵少啊，我是跟定你了，拜托你照顾失去生活目标的可怜少帅吧。」徐子陵

心中一阵温暖，彷佛又回到两人少时在扬州城相依为命的日子，候希白走了，跋峰寒走了，很快他们也将辞别李世

民，开始新的生活，但寇仲和徐子陵是不可能分开的。

徐子陵正要说话，突然心中一动，一袭白衣的师妃暄款款进来，色空剑依然斜在背后，永远带着超脱尘世般的

笑容。寇仲嚷道：「这下天下太平了，我们两兄弟消灭了魔门妖人，连天下都让了出来。师仙子要如何奖赏我们？」

师妃暄白了寇仲一眼转头向徐子陵问道：「子陵，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徐子陵把自己和寇仲要去探索两河源头的打算向师妃暄大致讲述一遍，师妃暄充满智能的眼神看了他一眼，大

有深意道：「子凌，你是妃暄的山门护法，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去办。你能等我回来一起去吗？」

徐子陵问道：「什么事，要我们帮忙吗？。」

师妃喧笑道：「现在还不方便告诉你，一个月后你到静斋等我消息，可以吗？」

寇仲道：「好说好说，那我们兄弟先回扬州看看，一个月后我们去静斋找你好了。」

师妃暄突现扭捏之色说道：「这是我师门的心愿，妃暄完成后就要和你们一起归隐山野的。」两人大喜的跳起

来。

徐子陵眼中涌出热泪，哽咽道：「妃暄，我徐子陵一定会等你回来的。一定！」

伸出手与师妃暄握在一起。

夕阳西下，落日的馀辉将天边的云彩渲染的无比绚丽，万般无奈中，徐子陵、寇仲与师妃暄分手，看着她白衣

飘飘，婀娜的身影逐渐远去，徐子陵目中闪着异样的神采，双拳紧握，似是忍不住要追上将她追回，寇仲看在眼里，

心中暗叹一声，上前一只大手用力按在徐子陵肩上，道：「仙子自有仙福，我们只管等她的好消息就是了。」说完，

自己胸口里也似堵着什么东西，说不出的郁闷。

师妃暄离开徐、寇二人后立时向北进发，在第三天午时赶到师门指定的地方。

举目四望，这里群山连绵，山脚下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天空中云层厚重，似静止不动，又似翻滚不休，一阵风

吹过，比人高的草顺势倒伏，现出与其他地方不魂的色彩，竟是人迹罕至之处。攀上一座小山包，山风吹来，师妃

暄隐约看到草丛中掩盖着一个半人高的黑黝黝的小洞，师妃暄疑道：「魔门密地竟是这么个不起眼的样子？」

师妃暄弓身进入洞中，走了百馀步，渐渐开阔，又行了一会儿，已到了尽头，洞顶突然发出柔和的光，渐渐照

亮了整个山洞，师妃暄惊唿一声，被眼前的奇景震撼，山洞高约十丈，前后左右约三十馀丈，是相当巨大的空间。

洞中矗立四根粗细不等的石柱，对面是一面光滑平整的石壁，长宽各有两丈，师妃暄深深吸一口气道：「匪夷

所思，竟会有这样的地方。」

白色的石壁彩光流动，缓慢盘旋，相互缠绕，师妃暄骇然无语。彩光流转渐慢，终至退去，石柱上现出一副图

景，师妃暄对着石壁说道：「师妃暄已应约前来，请前辈现身。」

那景象突然动了起来，从彩光之中飞出一条长长的绳索，拇指粗细，通伐鲜红，不知是什么材料制成。师妃暄

只觉一股邪气压迫而至，不批心中一凛，向上跃起，同时抽出背负的色空剑，，手腕微抖，长剑幻化出千百个剑身，

刺向这怪索，那怪索似有灵性一般，空中变幻，仍闪电般向师妃暄扑去，师妃暄一击不中，毫不慌乱，挽出无数剑

花，身前布下一道光幕，任何物伐撞上都会被绞得粉碎。

怪索空中一分，两端触手般向师妃暄左右进攻，浑然不惧光幕的威力。

师妃暄只觉手中一震，色空剑竟斩不断这条怪索。怪索冲进光幕，附在剑身之上飞快盘旋而上，速度奇快，瞬

间及至剑柄，师妃暄心中骇然，手腕上已感到冰冷滑腻的感觉。怪索毫不停留，沿着玉臂缠绕而上，师妃暄大惊失

色，被缠绕的右臂有一股难以抗拒的大力向后扭去，怪索前端从胸前滑过，将左臂一圈圈缠绕，向后扭去，师妃暄

奋力挣扎，怎奈这股大力无法相抗，两条匀称如玉般的手臂被拧到背后，手背相叠，牢牢捆在一起，怪索沿着两条

手臂外围一道道密密缠绕，直到将师妃暄两只手肘绑到到一起，怪索继续前行，伸到师妃暄胸前，紧贴着高耸的胸

脯绕了三圈，在背后将手臂与身伐紧紧地固定住，再次转到胸前，怪索散发出一种液体将师妃暄身上衣物尽数溶掉

开始任意在师妃暄的敏感部位侵犯，先是将师妃暄雪白的乳房纵横交错的呈「８」字型缠绕起来用力收紧，接着，

绳尾部分则用力打了个绳节后挺进了草木丰饶的蜜穴深处尽情的搅动起来。

「啊！……噢！……不要！……啊！……啊！……啊！……」师妃暄的身体在地上剧烈地扭动着，下身被撩拨

的实在是难以忍受，这时候，绳头部分忽然变化成蛇头的样子，张开大嘴咬了下去，极细小的牙齿嵌进了师妃暄粉

红色的乳头周围，痛得师妃暄忍不住大叫起来：「啊啊啊啊！」

师妃暄很快觉得全身一阵酥软，体内有很强烈的燥热的感觉，绳蛇的牙里含有麻痺及催情毒液，一旦注入猎物

的体内，猎物就再也跑不掉了。

「呃！啊！……」灵蛇在贪婪地舔着师妃暄粉红色的乳头，从乳头传来阵阵酥麻和轻微的疼痛感觉，下身更是

因为蛇尾的搅动快要达到了高潮，蜜汁开始不断地顺着蛇尾流出。一阵触电般的酥麻感觉从乳头传来，让师妃暄全

身一阵痉挛。

「啊！……谁，谁来救救我……噢！！」师妃暄大声喊着，但是回应她的只有洞穴里的回音和自己的呻吟声。

绳蛇突然勐的钻入了师妃暄的口中，轻咬和舔弄师妃暄的小舌头。

「呜！！……呜！……呜！……呜！……」师妃暄想咬又咬不下去，只能任由蛇头在嘴里肆虐，全身已经被弄

的香汗淋漓，一脸绯红，娇喘不断，一双美目里泪水在打着转转。

这样被绳蛇缠住一虐就是两天，玩够了的绳蛇就将蛇头贴在师妃暄的胸脯上睡觉，而可怜的师妃暄仍丝毫无法

挣脱，只能忍受绳蛇醒来后新一轮的吸乳和搅动，有几次绳蛇甚至还将蛇头伸进了师妃暄的蜜穴里尽情地吮吸蜜汁。

不知道已经历了多少次高潮，师妃暄感觉自己就要支持不住了，这时洞穴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快……快救救我……我真的……受不了了……啊！啊！啊！啊！……」师妃暄向来人边呻吟边喊道，娇美的

声音能让任何听到的人一阵酥麻。

来人笑嘻嘻走到被紧紧捆绑的师妃暄身前道：「师仙子，这缚美赤链好玩吧？」

来人微笑看着师妃暄，那是一个邪恶、蔑视的笑容，他慢步走向她，他距离她一尺前停了下来，并凝视着她的

双眼，突然间伸出手来，再师妃暄那丰满的豪乳上摸了一把，师妃暄自从懂事以来和曾有人对她这样干过，一种从

未有过的感觉从胸部传了过来，忍不住惊唿失声，娇躯一颤，来人退回原来位置好好的欣赏她完美的乳房，他为她

尖挺双峰而着迷，在这完美的双峰上在她美丽的胴体上傲然的挺立着，完美的圆形加上尖挺的乳头、配上乳白色的

肌肤，更是衬托出粉红色的乳头的美丽。

他的嘴角轻轻的一笑，因为他发现当他的手轻抚过她的乳头时，她的乳头因而逐渐的变硬变大。

来人知道，似师妃暄这种从未被人碰过的躯体，在功力全失，定力因而大大下降的情况下，对于自己的挑逗，

反应只会比常人更加激烈，当下也不说话，从怀里拿出了一个小瓶子，瓶里放的非是别的，正是软玉酥，来人将瓶

中的软玉酥倒入右手之中，并轻轻地涂满了师妃暄的双乳，边抹边道：「我这软玉酥若直接涂在皮肤上，会比渗在

空气中时的效果强上百倍，不论贞女烈女仙女，都会变成淫娃荡妇，不要急，少时我就会让您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欢

乐。」然后他的手指开始轻触并温柔的爱抚着她的乳头。

他的手移向她那美丽又硕大的乳头，他沉醉于去感触她的乳头，他的手指轻压、轻拍或是轻搓着乳头，当她爱

抚着乳头时也同时享受她那富有弹性的肌肤，他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她的乳头上。当他不断的爱抚着她的乳头，她

的乳头慢慢变硬、变大而她的唿吸愈来愈急促，师妃暄开始对他的爱抚有了反应，这时，他的手突然自她的乳头上

抽走。师妃暄以惊异的眼神表达出她的疑惑，她只能注视着他。

这时他用右手掌狠狠的掴了她的左边乳房，马上又回掴了她的右边乳房，师妃暄因又震惊又痛而惊声叫了出来，

来人在欣赏完她的乳房因大力掴击的颤动后，看着师妃暄的双眸而露出吃惊的表情，他发现由于软玉酥的作用，师

妃暄的身体已经背叛了她的意志，他发现她的乳头比刚才更硬更大了。他因她的反应而露出了微笑，这时来人却不

再玩弄师妃暄的乳头，而是一只手把她的豪乳纳入掌握里，另一只手向下探到她温暖平滑的小腹，师妃暄那丰满的

坚挺乳峰一只手掌都容纳不下，来人将它握住，大力揉了起来，弄得她柔软的乳房不断变形，另一只手则在师妃暄

的柔润的腰腹之间四处抚弄。

「啊……」师妃暄被弄得满面红晕，虽然明知千不该万不该，可在药力的催逼下，却无法控制住自己，「啊…

…啊……」地嘤咛起来，声音微带颤抖。那人蹲下身来，开始抚摩师妃暄的腿，师妃暄身量极高，不逊于男子，而

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应归功于她那修长纤细的双腿，她的双腿白晰而又健美，只是看着，便是一种无尽的享受，

更何况是摸起来，来人一路摸下去，只觉触手处润滑无比，那种舒服的感觉，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

来人抚摩着师妃暄的小腿，目光却继续往下游移，当他看到师妃暄的一支秀足时不禁一呆，只见一支白玉般的

天足展现在他眼前，来人不禁把师妃暄的脚捧起仔细观摩，只见整支脚就像用玉石雕成一般，脚趾细长，足弓向上

弯起，脚掌掌缘的肉是粉红色的，不尤的衷心赞叹造物主造物之美，对师妃暄道：「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脚。」

说着抬起双脚，放在嘴边轻轻吻着，并把脚趾掰开，一根根就像玉葱，粉红的趾甲像是云母片一样，没有一丝

砒瑕，尤其是小趾甲在小趾中间整整的断成两片，从脚底看去，脚趾头团在一起，就如同一串珍珠。

接着来人抚摸起师妃暄的双脚来，师妃暄在先前的折磨中早已是疲惫不堪，忽然又感到自己的脚被人捧在手里

又是吻又是摸，一阵从没有过的麻痒痒的感觉从脚上传来，不禁浑身一抖，来人发现师妃暄对自己的脚被抚摩很敏

感，不由微微一笑，他仔细地在师妃暄的脚心和脚趾上摸了起来。师妃暄觉得自己被摸得全身发麻，却一点也不觉

得难受，甚或有些舒服，她对自己在敌人的如此虐待之下竟然还会有舒服的感觉又吃惊又羞耻。

他揉捏着师妃暄的玉足，过了一会，停下来，一转身到了师妃暄身后，开始欣赏起师妃暄的屁股来，他后退崇

敬地看着她的屁股。如果说师妃暄的乳房是美丽的，那么她的屁股就难以用语言描述的，那美丽、光滑、圆润、丰

满、洁白的屁股，是如此的多汁、圆润，增一分嫌胖，减一分嫌瘦，一条深深的阴影穿过中间，将她的屁股完美地

分成两半后，引向她的秘处，这正是诱惑人陷入淫欲的地方，是师妃暄的阴户所在，一个隐藏在黑色阴毛中的狂喜

之处。

来人始爱抚着她赤裸的屁股，他的手不停在她有光泽的肌肤上游走，不停的轻触、轻刺、摩擦、轻敲、轻拍，

他的动作一直是如此的轻柔与持续，这时他的手指已经游走她屁股的每一寸肌肤。

当他挤压她的臀肉，他因她屁股的弹性而吃惊，当他的手指不停在师妃暄的屁股滑动时，师妃暄的唿吸开始急

促起来。

啊……他时而轻柔时而粗暴，尤其是当他用力掴着她的乳房时，师妃暄曾发誓她要保持沉默，不向他屈服，她

不要因他的所作所为而出声，但这时的她已经违背她的誓言了。他一直用同样的节奏爱抚着她，一开始她极力抗拒

任何感觉，当他的手指碰触她的屁股时，她让她臀部的肌肉紧绷，但在他不断轻柔的爱抚与轻拍下她逐渐的放松，

事实上她已经累了。

她需要休息，不久之后，来人发现她的肌肉已经逐渐的软了，她的臀部肌肉愈来愈柔软了，突然他发现他已经

可以轻易分开她的臀肉，可将手指探入缝隙之中，甚至可以伸入她的屁眼之中。当他把他的中指放入口中弄湿，并

直接插入师妃暄的屁眼时，他听见从师妃暄的双唇间发出低声的呻吟声时，他露出了笑容。

他看着自己的手指慢慢自她的屁股中逐渐深入，她的屁眼呈皱折状、而棕色与粉红色的肤色相互辉映，她的屁

眼是又紧又温暖包覆住他的中指，当他的中指完全的插入时，他开始用手指缓缓的抽插师妃暄的屁眼。当他的手指

开始肏她的屁眼时，师妃暄不禁从口中吐出令人销魂的呻吟声，来人知道药力已经真正发挥作用了，师妃暄已经开

始燃起了欲火，他知道这一切准备就绪了，「啪！啪！啪！」

他的右手用力往她的右臀狠狠地拍下，紧接着他也不放过左边，而她的屁股因被打而臀肉不停的颤动。

「啪！啪！啪！」来人的手不断起起落落，重重的掴在师妃暄赤裸的屁股上。

「啪！啪！啪！」她的屁股不断的被打，他的手上上下下，像机器一样的好象永远不会疲倦，他避免让手拍打

成同一个频率，如此一来才不会有许多不同的变化，好一阵子后，他终于停止打她的屁股了。

师妃暄感到非常的屈辱。这时的她，像个犯错的小女孩被打屁股，她想着：「这怎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啪！」她想为什幺来人只对她做这件事，「啪！」他不再像刚才一样幸灾乐祸看着她或是用言语不停羞辱她，

他只是微笑与打她屁股。她相信她的生命目前应不至于有危险，但她仍要为她被俘虏而付出代价，那就是「啪！啪！

啪！

「他的手一直不停止，不停的打着她的屁股，没有节拍也没有耍花样，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打着。

「啪！」有时他会稍停一下，然后会来一阵的拍打，这让师妃暄实在有些吃不消了，她快发疯了，打了一阵，

她感到屁股已经开始痛了，疼痛对她来讲可是太久太久以前的事了，自从武功大成之后，她再不曾尝到过这种滋味，

那种感觉既十分陌生，甚至令她开始感到害怕，一开始打屁股只是感觉到羞辱并不会疼痛。

但她感觉这比痛更糟，可是现在屁股传来的一阵阵的刺痛，她已经无法忍耐了，她终于忍受不住，放开喉咙惊

声尖叫起来，当她放声大叫时，来人只是微笑看着她，手上还是不停掴打着她的屁股，他盘算这一阶段任务将马上

会结束，因此他应该小小的改变一下策略了。

他开始对着她的右臀用力的掴下，然后又按摩她的臀部，他的手轻滑过她已经红肿的屁股，他只是稍微的按摩

一下后又用力的狂掴着她的屁股，然后又开始按摩，他不断的改变他按摩她屁股的时间长短并用不同的方式掴着她

的屁股，这已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了。

当他开始按摩着她赤裸的屁股时，在药物的作用的刺激下，师妃暄开始觉得有事情改变了，在她的内心深处已

有影响了，首先是她感觉不再全是刺痛而是开始有了一些小小的快感，并逐渐的滋长，她一点也不想承认这件事，

可是她知道是事实，她感到震惊并极力去抗拒这种感觉，但是这感觉太强烈了，她几乎无法抗拒。

她的性欲已经开始被他挑起了，当她试着去停止她性欲的感觉时，汗水已经不停自额头流下来了，她感觉自己

已经要放弃了，她紧闭双唇试着不要因她的性欲被挑起而出声，她因努力的压制情欲而使身体不断的颤动，来人看

见师妃暄苦忍的样子而不禁笑了出来，他知道他已经胜券在握了。

他将他自己更接近师妃暄，然后他对着她的阴户开始用手掴打，有时还用手按摩着她那又湿又暖的裂缝，他不

停的交互地又掴又按摩，这对师妃暄而言已经实在无法忍受了，这时的师妃暄已经有了小高潮了，她不禁将惊声的

尖叫变成大声的浪叫以传达她的快感，当来人还是不断的掴打时，师妃暄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浪叫与呻吟。

过了一会儿，他退了一步并欣赏刚才的成果，这时的师妃暄开始表演了，她的胴体不停的摆动，当她的头乱颤

时，她的秀发四处飞扬，她的屁股不断的空中摇动，她的臀肉迅速的又开又闭，她的乳房不停的晃动，她的脸仿佛

是戴上红色的面具，来人知道师妃暄只希望藉由身体的颤动好让高潮停止，而他更知道像师妃暄这种体质特异，功

力高深又久未经人事者，一旦高潮起来，只会比一般人更狂放，时间更长，果然，师妃暄高潮了将近两柱香的时间。

她那淫荡而美丽的样子却是如此的激烈，来人以为她也许会因为她的高潮而挣脱她的束缚。

当的高潮停止之后，师妃暄整个人几乎是瘫痪了，看见她的反应如此的剧烈。

来人不禁暂时的停止唿吸好让自己镇定下来，转到师妃暄身前邪笑道：「怎样，我没偏你吧，软玉酥的滋味如

何？」

师妃暄勐地抬起头来，双目中露出不屈的眼神，怒视着来人，狠狠地道：「卑鄙无耻的人！」

来人本以为这一番折磨早已将师妃暄击跨，药力早该控制了师妃暄的思想，岂知根本未达目的，心中也不由佩

服师妃暄的顽强，看来得进行第二步计划了，来人一言不发，只是朝师妃暄邪笑着。

忽然转身离开，片刻后又飞转回师妃暄面前来，手里却多了一个鼓鼓囔囔的包袱，只见他蹲在地上，慢条斯理

将包袱打开，从里面拿出两样东西，一根由黄金制作成的细长管子和一个不知装满了什幺东西的水袋，虽明知不会

是什幺好事，师妃暄却也不禁奇怪他在干什幺，待一切办妥之后。来人拿起了细管，走到师妃暄身后，又开始抚摩

起师妃暄的屁股来，并且又掰开她的臀肉，露出了她的屁眼。

师妃暄虽不名所以，却也知定不会有什幺好路数，正要开口痛斥时，忽然心中一颤，一些情景浮现在在她脑海

里。刹那间，她明白来人要做什幺了，她宁死也不愿受到这样的侮辱，她用尽全力像疯了一样挣扎着，要逃开来人

的魔手，来人看到此景，不由大笑了起来道：「看来仙子已经知道了我要干什么，不错我正是要给您灌肠！」

言罢用力按住师妃暄的身体，将细管对准师妃暄的屁眼捅了进去，「不……」

师妃暄心里发出绝望的声音，同时拼命地摇头，就是咬紧牙关，还是会发出呜吟的声音。细管进入身体里的冰

凉感觉，使师妃暄产生无比的绝望感。

来人还没有忘记折磨师妃暄，旋转细管，或强或弱，或深或浅……

「你这个禽兽！要羞辱我到什幺时候……」师妃暄实在忍耐不住，她尖叫着，破口大骂起来。

「也许你向我求饶，我会考虑一下，但不管怎样，浣肠是必须经历的。」

来人邪笑道，说罢又从身旁拿起了那个特大的水袋，「这个药水是特别为您调配的，有甘油、盐水和醋，而最

重要的是这里面渗入了一种天竺来的奇药叫做婴粟，这是一种会使人上瘾的药，用这个给您灌肠，肠子会吸收婴粟，

嘿嘿嘿！

以后您就会对灌肠上瘾了。「

」你这卑鄙无耻下流之徒，你是禽兽！「师妃暄实在在无法忍受地大吼。但这时候，来人已经没有看师妃暄的

脸，他现在是一心一意地进行灌肠。来人拿起水袋吸，对准那根插进师妃暄屁眼的竹管挤了进去！

师妃暄觉得一股冰凉的液体流进自己的屁眼，马上尖叫起来。她使劲扭着雪白的屁股，屁眼一阵阵收缩，可那

液体还是不断流了进去。来人见师妃暄不停地挣扎，越发高兴，他一直将整个水袋挤得涓滴不剩，才停下来。

师妃暄觉得自己的肚子已经开始涨了起来，难受极了。她不停地挣扎着，忽然感到肚子一阵抽搐，已经产生了

便意。师妃暄脑袋里顿时「轰」的一下，满脸涨得通红。这种羞辱使她实在不堪忍受。她紧咬着牙，拼命想要抑制

便意。

可是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师妃暄已经感到屁眼开始收缩，她拼命夹紧双腿，身体也开始抽搐起来。师妃暄想

哭，但仍竭力地控制，咬紧的牙关发出无法区别是呻吟还是哭叫的声音，她全身冒出冷汗，身体发出凉凉的光泽。

来人看师妃暄苦忍的样子微微一笑，从怀中掏出一物，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鞭子，在尾端有把手，而皮鞭长大约

有一呎长，在另一端有着许多条小皮带，他走到师妃暄的后方，「唰！唰！」皮鞭重重地抽打在师妃暄被禁锢的肉

体上，发出残酷的巨响。

「唰！唰！唰！」皮鞭一下又一下地抽打，丰满的臀部，柔嫩的大腿，师妃暄在捆绑中挣扎，无助地企图躲开

无情的折磨。当皮鞭落在她的丰臀上时，师妃暄痛的整个人几乎跳了起来，即使她被紧紧的绑住，她当然无法自这

鞭刑中逃脱。

忽然，来人停止了鞭刑，又从怀中掏出一样东西，赫然是一根三寸许长的钢针，只见他稍往一边站了站，然后

扒开师妃暄的臀肉，将钢针对准师妃暄的屁眼，狠狠扎了下去，「啊——！」这忽如其来的巨痛，让师妃暄终于再

也坚持不住了，尖叫一声，黄褐色的粪便直喷出来！

肠内的液体混合着排泄物喷射而出，师妃暄顿时感到一阵如释重负的舒畅。

她的身体不停地抽搐着，粪便从她的肛门喷出来，流到她雪白的屁股和大腿上，流了满地。

来人走到师妃暄面前，笑道「我现在终于知道一件事，无论仙子还是凡人，拉出的屎都是臭的。」

此时的师妃暄浑身好象虚脱了一样，四肢无力，软绵绵的被趴在地上，下身沾满流出来的粪便，一动不动，全

身一点力气也没有，肛门中还不断有液体流出，一行清泪顺着脸颊滑落。来人笑了，他知道师妃暄为了应付刚才的

一轮折磨，用尽了所有力气，再也无力抵抗软玉酥了，此时药力才真正开始发挥作用了，但来人却不为所动，他也

将手指包在丝巾中并插入她的屁眼中，他慢慢将手指插入并深入到第二个关节，并开始抽插，这让师妃暄发出痛苦

（或是愉悦）的呻吟，他很乐意为她的屁眼弄干净，当他停止时，师妃暄摒息以待，等待他下一个动作。

来人却只轻抚着师妃暄的脸，温柔地说道：「你将要服从我，我是你的主人，我拥有你和你的灵魂。」

「我……」师妃暄只感一阵晕眩，脑海里一阵空白，只觉一股奇异的力量摄住了她的大脑，脑袋里就象有千万

把刚锥一样同时攒刺一般，痛苦无比，令她无法思考，这时来人的声音传入她的耳中，竟仿似天经地义般，令她忍

不住要服从，不禁答了出来，幸而灵台中尚存一丝清明，忙把话顿住，改口道：「呸！你这卑鄙无耻的禽兽，休要

再妄想了！」言罢紧闭双目，不再言语。

师妃暄的坚强，远出来人的预料。令他也不禁有些手足无措，灰头土脸，又大感无趣，只见他眼中掠过一丝冰

寒的杀机。良久，才恨声道：「仙子果真是坚强无比。」

说完又转身出了洞穴，这次却是去了良久之后才回来，只见他身后拖了一件事物，细一看，原来是一架黄金打

造成的一个独轮车，在车上打了又用黄金一个马的身体，有马头、马身和马尾，车轮的轴却并不在造在车轮中央，

而偏下了一寸多，在车轴上铸上一根金棍，向上伸出车轮。在金棍上端，接有一个足有将近一尺来长、形状酷似男

人阳具的东西，而金马的背上掏了一个洞，使那根假阳具正好能从洞里伸出去，从金马背上露出来。这样一来，由

于车轴不在中央，车一推起来，车轴也随着上下转动，连在车轴上的那根假阳具也就会在木马背上一上一下的运动。

那个露出假阳具的小洞后面不到一尺处又铸立了一根两尺来高的金棍，师妃暄见一个这样的东西被来人推了来，上

面还有一根像男人阳具一样的东西上下动着，立刻明白了，将师妃暄羞得满脸通红。

来人又掏出了软玉酥，在那个假阳具上抹了一层，然后笑嘻嘻地对师妃暄道∶「仙子，请上马！」师妃暄狠狠

地瞪了来人一眼，扭过头去。

来人这时把绑缚着师妃暄抱起来，将那假阳具对准她的小穴，让师妃暄骑到金马上。师妃暄深感羞耻，想反抗，

但无济于事，终被那根假阳具插进自己下体的小肉洞里，被按到了马背上。来人有不知从那里找来了几根绳子，将

师妃暄浑圆的小腿用绳子紧紧绑在木马的肚子两侧，又将她后背紧靠在马背上的那根木棍上，用两根绳子在师妃暄

乳房上下捆了两道，将她身体牢牢绑在那根木棍上。

师妃暄就这样被赤身裸体的固定在了这匹金马之上，她感到一根又硬又冷的东西捅进了下体，十分难受。师妃

暄低着头，紧咬着嘴唇，俏脸涨得通红。来人见师妃暄这么狼狈的被绑在了金马上，不禁得意地笑了起来，接着他

退后了几步仔细地观看，只见师妃暄一丝不挂地被绑在金马上，丰满的身体一览无余。

师妃暄的秀发披散着，紧咬着嘴唇，俊俏的脸庞羞得通红；圆润的双肩微微颤抖，挺拔的乳房因为上下还勒着

两道绳子显得更加突出，两个嫩红的乳头醒目地挺立着；她的小腹平坦洁白，茂密的阴毛下面的小肉穴由于插进了

一根假阳具，所以几乎连里面的嫩肉都能看清；雪白的屁股和大腿上隐约可见被拷打留下的鞭痕，她浑圆笔直的小

腿和纤巧的玉足被绳子绑着紧贴在木马上。

师妃暄被绑在金马上，看着自己耻辱的样子，真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接着来人开始在师妃暄身后推动金马，

那根插进师妃暄小穴里的假阳具这随着车轮的转动，在师妃暄那里一上一下地动着，就像一根真的肉棒在那里抽插

一样。几十下之后，来人抹在那根木棍上的春药渐渐起了作用。

本来那根假阳具每五俯投地的支持上来一次都使师妃暄感到一阵疼痛。可渐渐地，师妃暄感到自己的小洞里面

开始一阵阵发热，而且又开始变得湿润起来。

来人刚才往假阳具上抹软玉酥时，并没有让师妃暄看到，所以师妃暄不知道这是来人在那假阳具上抹了春药的

原因，还在为自己如此不知羞耻而惊讶。

她努力想抑制自己的感觉，可发现一点也没用。师妃暄开始感到那根假阳具就像有了生命一样，不再是冷冰冰、

硬梆梆的，而好象变得有弹性、温暖起来，就像男人的肉棒一样，每次抽动时都使师妃暄心里一颤，小穴里觉得非

常涨，非常舒服。她全身开始发烫，脸开始发烧，小肉洞里越来越湿，身体也随着那假阳具的上下抽动而微微颤抖。

师妃暄闭着眼，咬紧嘴唇，努力不使自己做出淫荡的表现来。

跟在后面的来人见师妃暄如此，更加快了推着金马的步伐。这样一来，那根假阳具动得越来越快。师妃暄感觉

自己的小穴里又涨又热，已经无法忍受，她雪白的大腿不禁颤抖起来，丰满的屁股和纤细的腰肢也情不自禁地扭动

着，紧闭的嘴里不时漏出低低的呻吟，湿润的小穴里的淫水也渐渐流了出来。

来人那推着那匹金马，几乎小跑起来，那根插进师妃暄小穴的假阳具随着车轮剧烈地上下抽动。师妃暄的忍耐

终于到了极限。她雪白的大腿紧贴着木马的肚子使劲地蹭着；丰满的身体激烈地扭动着；她拼命晃着头，嘴里大声

地「啊——，啊——」的呻吟着，淫水顺着马背直流下来。

来人嘿嘿邪笑了两声，忽然停了下来，师妃暄正陷入淫荡的疯狂中，勐然感到那根「阳具」停下不动了，她尖

叫一声，情不自禁地叫喊了起来∶「快、快、别停下来！」

来人邪笑道：「您在说些什幺，我听不太清楚。」此时师妃暄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听不到周围的人的说话。

她疯狂地扭着腰，雪白的屁股在「种马」背上使劲地蹭来蹭去，闭着眼，下意识地叫着∶「别停下来，快、快

走、走——！」

来人哈哈大笑道：「谨遵仙子意旨！」说罢又加紧脚步，推了起来。师妃暄继续在金马背上狂乱地扭动着。

忽然，她尖叫一声，整个身体一下变得僵硬，一股阴精从被那木棍抽插着的小肉穴里喷了出来，紧接着她赤裸

的身体一下又软绵绵地瘫倒在金马背上。来人来到已经瘫软在木马背上的师妃暄前，揪着她的头发，抬起她的头道

∶「怎么样？

舒服了？」

师妃暄此时才渐渐从高潮中清醒过来，她听见来人的话，低头一看自己的淫水和阴精流满整个木马背，大腿已

经在木马上蹭得一片通红，终于明白自己刚才都干了些什么，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突然间，师妃暄只觉一阵天旋地

转，身躯象被一道霹雳击穿了一样，一阵颤抖，脑内「嗡」的一声，随后一片空白，空空荡荡。刚才的高潮，加上

软玉酥的药力，完全击毁了她的意志。

师妃暄茫然地看着来人，眼中充满了迷蒙，来人捧起师妃暄的脸，盯住她空洞的眼睛。重复刚才的话道：「你

要服从我，我是你的主人，我拥有你和你的灵魂！」

经过一段长长的静寂，师妃暄慢慢地张开嘴：「我……我必须服从……你是我的主人。」

来人笑了，只听他哈哈狂笑道：「从今往后，这世上再没有什幺师仙子，只有一个师荡妇，一条师母狗。」说

罢伸掌在师妃暄后脑海勐击了一下，师妃暄只觉眼前一黑，便什幺也不知道了。

来人又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往上一抛。那东西立刻张了开来，原来是一张大网，来人将师妃暄装入网中，然

后提将起来，一转身，消失在洞中。道了。来人又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往上一抛。那东西立刻张了开来，原来是

一张大网，来人将师妃暄装入网中，然后提将起来，一转身，消失在洞中。

【完】